



越獄記

万正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4410

越 獄 記

万 正 著
阿 老 插 圖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越 獄 記

方 正 著

阿 老 插 圖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

787×1092 1/32 2 7/16 印張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數128,001—178,000 定價(4)0.19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它描寫了一九三五年王立綱同志在北京越獄前后的情形。它描寫了當時河北省南部小車工人及人民痛苦的生活；描寫了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血腥事實及小車工會在共產黨領導下與敵人鬥爭的經過；它描寫了共產黨員是如何在敵人監獄中展開對敵鬥爭的；並且還描寫了共產黨員叶天蓋同志高尚的道德品質及如何英勇不屈壯烈犧牲的經過；它告訴我們黨與羣眾是如何領導與掩護王立綱同志越獄出去的。書中通過王立綱同志的遭遇與鬥爭，可以看到我們黨與羣眾偉大的力量，也可以看到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他所具有的對黨無限忠誠、英勇、機智、頑強不屈的鬥爭精神。

封面設計：阿老

目 次

前奏	5
彭城鎮罷工	8
被捕和逃走	16
第二次被捕	22
入獄初期	26
叶天蓋	31
絕食	36
变監獄为學校	46
抗告	50
越獄	58
敌人慌做一团	68
胜利地到了延安	72
尾声	76

前 奏

在一九五三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天气还有一点寒意，一辆綠色的小汽車，飞快地馳过天安門，向左一拐，又向右一拐，在西交民巷过去一点司法部后街“北京市看守所”門前“卡”的一声停下了。

看守所的門崗同志，注視着从車上走下来的几个人。第一个下来的是一个約有四十多岁的干部模样的人。他身上披着一件藍呢大衣，大衣的領上鑲着一块狐皮的衣領。这人有中等个子，臉虽不胖但倒也結实，臉上有兩道很粗的眉毛，一双眼睛眯眯的，笑起来只露兩条縫在臉上。車上第二第三个下来的是年輕的軍官，各穿了一套黃呢制服，戴着皮帽子。另外下来的一个是小学生，一个是少先队的輔導員，兩人脖子上都圍着鮮艳的紅領巾。他們五人下車后，由穿着呢大衣的那位同志領先，直向門崗走去。

“同志，我們是××部的，我們想參觀參觀監獄。”那同志說着隨手將一封介紹信交給門崗同志。門崗同志看了一下信封上的字后，即轉身將信交給一个在小窗口办公的傳达員。不久，傳达員領出来一个看守所長。那所長問：“你們要參觀嗎？”

“是的，”那披藍呢大衣的同志說。

看守所長又重復攤開信紙，看了一看說：“你是王立綱同志嗎？”

“是的，”那同志點了點頭。

“在反動派統治時期，你在这里坐過牢？”

“二十年前，我不僅在里面坐過幾年牢，而且還是從里面跳樓逃跑出去的。現在，這兩位朋友和我的孩子們硬要我陪他們來看一看。我想也好，就來看一看吧！”

“嚶！”那看守所長聽到王立綱同志說，他是從这里跳樓逃出去的，情不自禁的表現出又驚奇、又興奮的神情。因為，關於有一個共產黨員從這座監獄里逃跑出來的事，看守所長是聽說過的。但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誰，也不知道當時是怎樣跑出去的。現在，看到這一個同志站在眼前，當然是很感興趣的。於是便自告奮勇，陪他們一起參觀。

王立綱同志閉着嘴，眉頭緊皺着，懷着既沉重又興奮的心情，走進監獄的大鐵門。他想：“以前我是作為囚犯被帶進來的，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正像國際歌上所說的‘莫說我們一錢不值，我們要做新社會的主人’……”他想到這里，從心底里笑起來了。進看守所第二道磚門后，他自己就走在頭里。看看四面的房子，還和二十年前一樣：前面是一個小院子，四面都是平房。這以前是匪看守所長、三科長辦公的地方。再進去經過一個小小的磚門就到監獄了。王立綱同志一面詳細地觀察，有時停下來皺着眉做一些思考與回憶，停一停又走進去了。

这监狱共有前中后三排楼房，当中联起来的是一个走廊，就象“王”字一样。楼与楼之间的空院子，以前是放风的地方，现在铺上了一层黄沙变成篮球场了。当他走到后楼时，看守所所长说：因为这几座楼房太老了，不久都要拆掉。

王立纲同志在看守所所长的陪同下，走上楼梯，到了二层楼上，一直走到自己曾经住过的后楼最北面的一间房子门口；它长不过七尺，阔不过三尺。王立纲同志说：“以前，这一排房子，都是关政治犯的。”这里靠东面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铁窗，南面墙上，也有一小窗户，上面装着一个小小的电灯泡，供两间囚房用，木门上还有一个五寸阔、五寸长的监视洞，也是递水递饭的地方，所以也称“水饭洞”，门外面是一个通到晒台上去的楼梯，楼梯门口关着很粗的木栅门，并绕上许多有着尖刺的铁丝网，楼梯的旁边，原有一个小窗，现在已用砖头堵上了，上面还刷上了石灰。王立纲说：

“这座楼与过去完全一样。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我就是从这个小窗子与梯子的间隙中，钻上楼梯，跑到晒台上跳下去的。当时我要是再晚走几天，就要被蒋介石匪帮枪杀了。”

这时，在王立纲的四周，已围了不少人。他们都圆睁着眼睛，惊奇地看着他。有的还不管熟识不熟识，都你一句我一句的来问他，要求王立纲同志解答。王立纲同志凭自己所知道的一一讲解着。以后因为问题越来越多，看守所所长提议，还是请王立纲同志从头至尾详细地讲一遍吧！大家一齐连声说“好！”这样一来，王立纲同志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历史故事

講出來了。

彭城鎮罷工

河北省磁縣有一個彭城鎮，是以出產瓷器著名的。那里出產大批的瓷碗、瓷盆、瓷罐，差不多河北各地用的粗瓷器，都是那里出產的，有一部分還遠銷外埠。鎮上共有瓷器窯和瓷器行一百五十多家，附近有几千家都以燒瓷器為生。鎮上和鄉下有燒工、泥工、托工、画工等七千余人，另外与这手工業相联系的有許多運輸工人，如馬車工、小車工。街上每遇逢集時，行人拥挤，生意興隆。人真像趕會似的。天津北京等地的商人，都川流不息的到这里來辦貨，所以許多人都說，彭城鎮日進斗金。

彭城鎮附近有一百多個村庄，每個庄上差不多都有几輛大車，大都是中農和富裕中農的。另外還有几十輛小車，每村平均至少有六七十工人，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農村中的貧雇農（因那一帶村庄，山厚土薄，每年糧食收成很不好，所以靠推小車為生的人很多）。這些工人每次從遼遠的地方，披星戴月趕到彭城鎮以後，把瓷器一紮一紮的裝在車上，再從彭城鎮出發要推五十多里，才能運到平漢路上的馬頭鎮火車站。工人們雨淋日晒，熬冷熬熱，終年的辛勤勞動，但所得的工資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有時遇到一個水災旱災，推小車的工人增多了，資本家更乘機剝削工人。剝削的花樣是很多的。據老工人說：“不知哪一年，大約兩百多年以前，從彭城鎮往馬

头鎮去的一座木桥被大水冲断了，以后由几家燒瓷器的窑主及开瓷器店的大老板，出了一些錢修了一下，說什么这是为推車工人墊錢做的一件“好事”。从此以后，工人們每推一車貨，賺一塊錢，資本家就要扣十个銅板，这叫“單扣底”。过了几年，資本家又借口說墊的錢要生利了，工人們每推一車賺一塊錢，就要扣二十个銅板，这叫“双扣底”。扣了几十年，这一座桥用銅板打也可以打成了。但是，資本家还是要繼續不断的扣錢剝削工人們。

其次，資本家为了進行額外剝削，捆碗的草繩錢（又名紉貨錢）也要工人們出，在工資中扣除。另外你去領錢時，他銀元不按市价折合，比如：你的工資是一塊錢，按市价折合为二百五十个銅板，但你去領工錢時，資本家不給你銀元，却給你二百四十个銅板，少給你十个，說这是手續費。反轉來，如果你要把銅板去換銀元，他要收二百六十个，要工人再貼他十个銅板。这样一層層地剝削，使工人生活一天痛苦一天，沒有办法，常常只好到平漢路西去拾人家不要的、像小手指头那么大的小蘿卜和黃菜叶。一到春天沒有东西拾只好以剝榆樹皮为生，因此工人們臉上都面黃肌瘦，有的推車子推着推着就倒下去了。那时彭城鎮的情况真是一个旧中國的縮影。“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工人們日進斗金的金子，都落到地主、資本家的荷包中去了。当时在人們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謠：“窮人光怕小米漲，資本家光怕共產黨。小米漲，餓斷腸，日子越过越艰难；共產黨，謀解放，窮人欢迎共產黨。”

王立綱同志是一个共產黨員，当时在彭城鎮附近当小学

教員，搞地下工作。他奉黨的指示，要多接近工農群眾，在工農群眾中發展黨的組織。

王立綱同志明确了斗争方向，每天教完書后，就有意識地常常到鞏工、小車工人家中去玩，首先跟他們建立感情上的联系，然后再進一步向他們進行教育。

北方的十二月已是嚴寒天气，大地上已一片焦黃，各种小草都枯死了，樹叶也都已掉光，只剩几根秃枝在空中搖晃。一天，王立綱同志正从彭城鎮回來，看到庄子旁草堆那里，圍了一堆人。王立綱同志走攏去，挤進人群，看到有一个推車工人，穿着襤褸的衣服，睡在草堆旁。臉白得像一張白紙一樣，口中吐着白沫，生命已經奄奄一息。整个村庄擾动起來了，有的人正在家里燒熱茶給他喝，有的人把自己的破棉襖脫下來蓋在他的身上。王立綱問：“他怎么啦？”有的人回答：“还不是因为吃不飽餓昏了。”是的！小車工人因为吃不飽，穿不暖，倒斃路旁的事是很多的，并不稀罕。正在这时，从人群中鑽進來一个身材很高大的人，看上去不过二十一二歲，头上帶了一頂氈帽子，穿着老藍布的棉襖，腰中圍了一根白布帶。后来知道原來这人名叫田慶高，他說：“外面天冷，倒不如把他背到我家去暖和暖和。”众人同声說好，于是大家把那个工人抱起來背到田慶高身上，把病人背到他自己家中去了。王立綱也跟了大家，走到慶高家里。慶高的母親是一个慈善的老太太，他看到这个不幸者，非常同情，于是也忙了起來。

以后这人喝了一碗熱茶，在炕上暖和了一回，漸漸苏醒過來了。他微微地睜了一下眼睛，感到很对不起大家的样子。

大家看到这人得救了，也就松了一口气。

王立綱自从这次認識了田庆高后，他感到庆高这个青年个性爽直，对人热情忠誠，是一个好样的，于是以后常到田家来玩。因为田家很穷，买不起灯油，所以他們常常在黑暗中長談到深更半夜。庆高的母亲看到老师到了他家，又不点灯，感到很对不起，常常偷偷地燒一碗白开水，放在王立綱的前面。

日子一久，王立綱和田庆高的感情越来越濃厚了。通过田庆高，王立綱还認識了好多小車工人，以后过年过节时，田庆高也常叫王立綱到他家去。

一九三一年腊月三十晚上，外面下着大雪，北風刮得呼呼响。王立綱同志冒着风雪走了几里路，赶到田庆高家。他进门时，屋子里已坐了七八个小車工人了。他們在等着王老师的来临。

这房子，王立綱虽来过很多次，但因为以前从未点过灯，所以不知道这屋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天他算看清楚了：原来是很黑很小的一間平房，正中的牆上貼着几張破旧的年画，牆角下放着一輛小車，小車上堆放着一些破爛，炕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放着一張小炕桌，桌子上早已放着酒盅和筷子。田庆高这时忙起来了，他先把挂在梁上的籃子摘下来，拿出一只熟鷄，用菜刀劈成几块，把一个鷄腿塞給了王立綱，以后大家就嘻嘻哈哈地吃开了。

有的小車工人說：“我来敬王老师一杯，王老师这样看得起我們，使我們非常感謝，以后希望多帮助我們一点。”

有的說：“以后王老师做官了，可不能忘了我們。”

田慶高說：“別用腦筋，王老師在這世道是不願做官的。我只希望他以後多到我們這里來坐坐，我們有不懂的地方，多來開導開導。”

正熱鬧時，田慶高的母親又把一盆魚送上來了。最後一個暖鍋是白菜粉條燉羊肉。

王立綱在田家吃了飯後，又和大家談了一陣，正站起要走，慶高的母親輕輕走到他跟前，望着王立綱破了的衣服，硬叫他脫下來。她仔仔細細的給他補好後，說：“年輕人該穿得端端正正的過新年。”

王立綱心里一陣熱，臉上有些發燒，眼睛也潮了。他感到慶高的母親簡直和自己死去的母親一樣，慈祥、親切，對他無限地關心。他甚至內心里想喊他一聲“娘”，但又不好意思出口，只好簡單地說了一聲“謝謝”就走了。從這以後，他跟工人兄弟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了。

一九三二年又遇到了一個荒年。農民無法生活，因此推小車的工人也大大地增加了。資本家看到農民窮困，推小車的人越來越多，就乘機降低工資剝削工人。這時工人的生活水平更加下降了，普遍都是拿野菜樹皮和着糠充飢。

工人們開始反抗了。王立綱奉黨的指示，領導了罷工鬥爭。

在李兵莊祠堂里，開了一個小車工人代表會。王立綱也出席了。大家決定，各村要訂個條約，不推大家都不許推，誰推就罰誰。沒吃喝的，哪一個有就先借一點。另外，拉大車的家中生活比較好，也應該借給大家，罷工鬥爭勝利後再還給他

們，因為鬥爭勝利對他們也是有好處的。

大家同意了這個辦法，決定罷工。第二天，小車工會發了一個宣言，宣言中列舉了資本家對工人殘酷剝削的血淋淋的事實，號召工人們團結起來，鬥爭到底。

第三天天蒙蒙亮，在離開彭城鎮三里的竹林寺門前，集合了兩千多人。這當中除了小車工人外還有趕大車的，也有各村的貧雇農和一部分密工。每村的小車會為一個中隊，都打着一面小旗，四五個村聯合起來為一個大隊，撐着一面大旗，旗子迎風呼啦啦地響，顯得力量壯大，非常威武。

幾千個工人的聲音匯成了雷一般的吼聲。

“走！走！找資本家算賬去！”

為了堅定大家的決心，王立綱同志又提出來：“有膽子不看情面的，願意到彭城鎮去的，請馬上坐下來；不願意去的可以站在地上不動。”忽然兩千多人一下子，像房子塌下來似的“轟”的一聲都坐下來了，沒有一個人例外。大家吵吵嚷嚷、情緒激昂地說：“對，對！”“去！去！”“走，走！！”“誰不願意去的攆出去。”……

這時，有一個混在工人隊伍中的壞蛋說：“不能去，不能去，兩三千人去的話多危險啊！街上盡是盆盆罐罐的，打破了怎麼辦？誰負責？”

王立綱說：“我負責。”

那壞蛋說：“這兩三千人你能保證沒有一個壞人？”

“我們兩千多人，一個頂一個，誰是壞人？你講！”

“誰是壞人？你講！”群眾怒吼起來了。

那个坏蛋不敢再声張了，喏喏地說：“我不是講这里有坏人，我是怕人多手雜……”

“呸！混蛋！你給我滾吧！”群众指着他的臉罵起來了，那人兩手抱頭，战战兢兢地跑出會場了。

原來这个人就是一个工賊，他是奉資本家之命，專門來破坏工人團結、探听消息的。他离开會場后，三步并作兩步，連忙赶到鎮里去向資本家报告情况去了。

接着，兩千多人的隊伍就出發了。当隊伍浩浩蕩蕩地到离彭城鎮兩里路的一个小村庄时，看到民团已在那里站好了三个崗，手上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彭城鎮資本家还請了商会的三个代表，攔住隊伍前進的道路，說是來進行調解的。那民团的士兵說：“站住！你們不要再向前走了，誰再向前來，我的子彈是不認得人的。”

这时田慶高已从后面赶上來了，他兩眼睜得滾圓，抑不住心头怒火，高声說：

“大家不要怕，跟我來。”

田慶高走到那站崗的士兵面前，用左手捏着拳头擂打自己的胸口說：“你要打槍往我胸口打吧！”这时，兩千多群众也憤怒了，他們說：“我們一定要進彭城！”“他們不讓我們進，我們就冲！”有的喊起口号來了：

“取消紂貨錢！”

反对双扣底！

和資本家算賬去……”一时人声沸騰。那几个民团一看群众的隊伍要闖進去，嚇得面如土色，也就掀起屁股，飛也似



的跑回去了，一直退到彭城鎮街口。那商会的三个代表，也像瘪了气的皮球一样，搭拉着脑袋回去了。

示威的队伍很快也就到彭城鎮的牆脚跟了。街口的寨門緊閉，寨門兩旁布置了很多崗哨，端着大槍；另外在寨門外放了很多桌子，上面放着几大缸茶水，像是預先知道他們要來，特來歡迎他們似的。这时，偽商會會長在城門口出現了。他是一個矮矮的胖子，腦袋光光的發着亮，看上去，就像一個大酒罈上放着一個圓南瓜，別人都叫他張大肚子。他鞠躬作揖地說：

“諸位！請停一停，請停一停，休息一下喝點茶。你們所提的條件，我担保一口答應，一口答應。”

田慶高說：“不要嚕蘇，我們去和資本家算賬，和你有什麼

相干？”那商會會長說：“你們所提的各項，大家全答應了，保在我的身上。”張大肚子說着，一面拍着自己的胸脯。

王立綱說：“那紂貨錢的事也答應了嗎？”

那商會會長說：“答應了，哪還會騙你。”

田慶高說：“那末以前扣的錢怎麼樣，還不還給我們？”

商會會長說：“這……這以後好商量。我保證滿足大家的要求……”

王立綱看到小車會所提的要求，資方全答應了，於是同意商會會長的要求，領導隊伍勝利歸來了。

被捕和逃走

現在陽曆虽然是二月份了，但天气还异常寒冷，北風整天呼呼地叫着，地上滴水成冰，人們除了推車外，沒有事情都不願往屋外走，整天縮在炕上取暖。

彭城鎮的地主、資本家对王立綱恨極了，他們把他看作“眼中釘”，一心想拔掉他。他們用了一千多塊錢，賄賂當地的國民黨部隊來抓他。

有一天，王立綱在小車工會開完會議回到學校里，晚飯还未吃，國民黨桂永明的部隊，一下子把這個學校團團包圍起來了。王立綱看情形很危急，來不及走，于是就坐在那里繼續吃飯，這時進來一個手拿駁殼槍的匪士兵，他說：

“誰是王立綱？”

王立綱看了看那個匪士兵，點了點頭說：